



现代女性情感和欲望的羊皮书
欲罢不能

冯华著

YU BA BU NENG

群众出版社



现代女性情感和欲望的羊皮书

欲望不能

冯华 著

群众出版社
2003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罢不能/冯华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3. 5
(冯华侦探文集)
ISBN 7-5014-2929-4

I. 欲… II. 冯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5098 号

欲罢不能

冯 华 著

责任编辑:张 旌
封面设计:郝大勇
责任印制:连 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100078
网 址:www.qzCBS.com
信 箱:qzs@.qzCBS.com
印 刷: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212 千字
印 张:9.5
版 次: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ISBN 7-5014-2929-4/I·1239
印 数:0001—8000 册
定 价:16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季宛宁喜欢太阳花，一是因为它们那种热烈的、毫无保留的绽放方式，二是因为它们对生存条件的毫不苛求。这二者都令季宛宁在看到太阳花鲜艳的花朵时，会在心底产生莫名的感动。因此，她将这盆原本可以野生野长的小花摆在桌上，给它提供充足的阳光，让那些活泼的色彩时时映入眼帘，使得情绪因此变得轻松起来。

季宛宁凝神看着她那盆太阳花，很久，才将视线调回到电脑屏幕上。眼睛猛地从阳光里转到暗处，太阳穴“嗡”地一下，似乎在瞬间膨胀开来，使眼睛产生一丝轻微的疼痛。季宛宁忽然想到，从科学角度上看，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，那么这太阳花如此娇艳的色彩，是否意味着它作为生殖器的快乐呢？

这个想法让季宛宁觉得荒唐，紧接着她的脑海中便出现昨天和苏阳做爱的场景，心里立刻涌起一股又酸又甜的热流，嘴角不知不觉挂上一个微笑。直到现在，她还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——那种极度的快感，真的是她所体验到的么？从前从别人作品中看到的所有关于高潮的描述，难道那些竟然都是真实的？

电脑屏幕上，是季宛宁准备下星期做的一个专栏：女人，大胆地说出来吧……这个选题是前几天季宛宁和同事们聊天时，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出来的结果。当时，季宛宁对这个选题没有丝毫把握，因为在那个省略号之后，将是一个十分敏感的、非常隐秘的话题：女人的性感受。

如果不是同事们再三怂恿，并且主任也对这个话题可能产生的效应满怀兴趣，季宛宁自己对此话题是不大积极的。外部的原因很简单，季宛宁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那种想方



设法吸引众人瞩目的青春年月已经过去，而能够将世间一切隐秘视之坦然的漠然年龄又尚未到来，对于这样一个很可能会引起读者激烈争议的话题，难免会有些畏惧情绪。

而只有季宛宁自己知道的内在原因则是，虽然她已经三十岁，有过数年的性生活经历了，但性对她而言，却绝非一件美妙的事情。从她由一个处女变为一个妇人的初次性体验开始，直到她昨天和苏阳做爱之前，从没有哪一个男人、哪一次性爱给她带来过快感，更不必说高潮的疯狂。

因此，在昨天之前，性这个话题，对季宛宁毫无吸引力，甚至当她联想到这个问题时，心理上会相应地产生反感和厌恶。有时候，季宛宁觉得，那些对女人从性中获得快感的描述都是虚构的，是男人们为了吸引女人和他们上床而使出的一种欺骗手段，或者女人们为了安慰自己空洞的情感所做的可怜的想像。虽然更多的时候，季宛宁是为自己感到悲哀。这难道不是造物主对她的一个讽刺么？她长着一副能够吸引无数男人目光的性感身材，却全然不知何为性的快感！

而现在不同了。自从昨天开始，当苏阳身体的亲近，使得季宛宁沿着那个想像中的螺旋阶梯缓缓上升，直到升至快乐的顶端时，季宛宁对于这个话题的想法忽然发生了改变。原来女人并非真的不能从性爱中得到快乐，原来从前的漠然，都只是因为身体的感受被种种因素蒙蔽了而已！一夜之间，季宛宁发现自己这个即将进行的专栏话题是那么有趣，令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——生活中其他的女人们，你们内心深处关于性的体验，究竟是怎样的呢？能大胆地说出来吗？能把这些感受与别人交换分享吗？

季宛宁不自觉地微笑着，拉出电脑键盘，熟练地在屏幕上打出一段字来：爱护自己的身体，关心自己的每一丝体验，





有事儿么？”

季宛宁觉得自己的心怦怦紧跳了几下，喉头有什么融化了似的，湿漉漉的。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在场，但她的脸仍是不可克制地热了起来。她轻声说：“我没什么事儿。你呢？孩子不在家吗？”

苏阳沉默了两秒钟，坦白回答：“我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……我想你。”

季宛宁听到苏阳说“我想你”时，脑海中快速闪过昨天和苏阳在一起的画面及感觉，身体忽地一热，很快感觉到了自己的湿润。她对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既新鲜又慌乱，几乎有些不知所措，也沉默了一会儿，才低低地说：“我也想你。”

“我们一起吃晚饭好么？”苏阳的声音又大方起来，“今天我买了菜，做饭给你吃。”

季宛宁很意外，笑着问：“真的？你还会做饭？”

苏阳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“做是会做的，只是你的期望值不能太高。”

季宛宁忽然有点儿口拙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对着话筒傻笑。就像一个人忽然得到了一样意料之外的宝物，本已十分满足，但这个宝物又显露出另一样珍贵品质来，令人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。

苏阳又问：“要我去接你吗？我骑摩托车，很快就能到。”

季宛宁忙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坐车去。”她想了想，笑了，“你不是还要给我做饭吃吗，不会把晚饭拖到夜宵时间吧？”

正说到这儿，季宛宁听见自己包里的手机响了，她一边



从包里取手机，一边对着话筒说：“哎，我要接个电话，咱们就说定了，待会儿我自己去你家。”

苏阳干脆地说：“好，那我先在家做饭，待会儿见。”

季宛宁向苏阳道了再见，挂断电话，接通手机，一下子听出是好友范丽华的声音，忙笑着说：“范姐，是你呀，今天怎么有空儿给我打电话？”

范丽华的声音很阴郁，听起来有些迟疑：“宛宁，现在你方便吗？我有急事想跟你谈。”

季宛宁想到和苏阳的约定，犹豫了一下。范丽华是季宛宁相当要好的朋友，但因为身任一家大公司的副总，平时工作繁忙，大家难得见面。此时她劈头就说有急事要和季宛宁谈，以季宛宁对她的了解，知道此事绝非鸡毛小事。

因此，季宛宁没提自己有约会的事儿，只说：“我现在在办公室，是我去找你还是你来找我？”

范丽华稍一迟疑，做了决定：“你在办公室等我，我马上开车去接你，然后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谈。”

挂断手机，季宛宁的情绪一下子变得低落起来。原本计划好和苏阳一起吃晚饭，只要想到这一点，心里就暖洋洋的，现在却被这个意外的事情打扰了。但范丽华是季宛宁不愿忽视的朋友，且是同性朋友，这又使得这个打扰令人无法抱怨。呆立了几分钟，季宛宁不得不给苏阳家打了个电话，告诉苏阳自己临时有事儿，可能不能去了。

苏阳的声音显得有一点点失望，但随即又怀着希望问：“整晚都有事儿么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准。也可能时间不用太长。”季宛宁内心也很不愿意放弃和苏阳的约会，她只是拿不准范丽华找自己谈事情需要多少时间，不好意思让苏阳漫无目的地等待。听到苏



阳这样说，她又有些高兴了，用试探的语气说，“要不然你先吃饭，然后干你自己的事儿，别专门等我，我如果结束得早，就还去你家。这样行吗？”

苏阳马上回答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
季宛宁不想马上挂电话。自从认识苏阳以来，她总是觉得苏阳的声音里有种明亮健康的成分，让她每次听了，心里都很舒服，而且不由自主感到留恋。趁着等范丽华的时间，她便继续和苏阳在电话里聊着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临时变卦，你没在心里骂我言而无信吧？”

苏阳挺严肃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只不过在心里悄悄嘀咕两声，你怎么就听见啦？”

季宛宁听出苏阳的玩笑意味，忍不住笑了：“我得声明一下，平时我还是挺守信的，只不过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女士优先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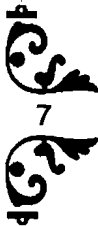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为什么？”苏阳认真地和季宛宁讨论这个问题，“女权主义？”

季宛宁否认道：“我可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。只不过我觉得女人天生比较麻烦，不好服侍，如果非得得罪什么人，我是宁愿得罪异性而不愿得罪同性。”说着，她自己也觉得好笑，“我这也算是欺软怕硬的一种表现吧。”

苏阳笑起来：“这个理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。你这么说话，倒好像你本身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我们男人的同胞兄弟似的。”

季宛宁像是正面对着苏阳，脸上不由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：“你觉得我不像一个女人么？”

这话的含意实在暧昧，季宛宁说完，脸便暗暗地红了。她听到对面苏阳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低地、温柔地回答：“我



歌 不 能

没见过比你更像女人的女人。”

他们都不敢说话了。似乎有一种诡异的气流通过电话线连通了他们俩，使他们对对方的心事一目了然。后来还是季宛宁转移了话题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：“你把儿子送回父母家，他们没觉得奇怪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平时晚上偶尔不在家，也得把儿子送回去的。”苏阳平静地解释，“其实我父母很希望我把儿子放在他们那儿，让他们带着。但我……我不太放心。”

“不放心什么？”季宛宁追问。

“一来父母年龄大了，孩子太调皮，我怕把父母累坏了。另外，老人们太宠孩子，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是件好事儿。再说……”苏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下去，“再说孩子已经不能跟他妈妈生活，我总得多尽点儿父亲的责任。”

季宛宁心里涌起一股柔情。她回想起来，第一次认识苏阳的时候，正是苏阳对待儿子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那种父亲的挚爱，莫名其妙地打动了她，使得她在心里悄悄却坚决地认定，苏阳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男人。而正是基于这种想法，季宛宁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男人的戒备，在苏阳面前才得以瓦解，使得两人的交往迅速升温。

季宛宁柔声说：“你儿子很可爱。”

苏阳笑了，语气有点儿无可奈何：“你没见他皮起来，简直恨得我牙痒。”话虽如此说，那种由衷的怜爱之情还是流露了出来，“不过大概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，自己的孩子再不好，在他们眼里也是宝贝。你是不是觉得挺可笑的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季宛宁诚恳地说，“要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可能有真爱的人吗？”

刚说到这儿，季宛宁听见楼下有车辆驶入的声音，接着



是急促的喇叭声。她连忙对电话里的苏阳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我办完事情就给你打电话，再见。”

苏阳急忙嘱咐季宛宁：“再晚都来啊，我等你。”

季宛宁笑着说：“好。要是连夜宵都赶不上，我就去吃早饭！真得走了，再见！”

挂断电话，季宛宁急匆匆下了楼。一见范丽华的面，她就吃了一惊。范丽华比季宛宁大了整整一轮，今年四十二岁，但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，平时着装打扮都十分精心，总是保持着神采奕奕的精神状态。而此刻，脸上没有化妆，面色憔悴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茫然。季宛宁认识范丽华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样子。

“范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就在见到范丽华之前一秒钟，季宛宁的思绪还神游在苏阳身上。现在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回来了。

范丽华疲倦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待会儿再跟你细说。”

在开车出去的路上，范丽华和季宛宁都没有说话。季宛宁脑子里飞快地做着各种猜测，想像范丽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会让她突然间变成这么一副模样。以季宛宁对范丽华的了解，她的每种猜测又都被自己否决掉了。她们就这么默默不语，一直等车开到城边的一个公园，两人下车买票进入人迹稀少的园区后，范丽华才开口说话。

“宛宁，有人偷拍了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，用来敲诈我。现在我已经不知该怎么控制局面了。”范丽华以她坚忍的个性，强逼着自己简明扼要地说。

偷拍……和一个男人在一起……敲诈……

这一连串的提示词在季宛宁脑海中自动地串接起来，里面所隐含的危险意味，以及范丽华异乎寻常的精神状态，被



季宛宁一下子就领悟了。而这种领悟确实确实令季宛宁大吃一惊。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，忍不住轻声叫起来：“什么？”

范丽华停下步子，转身面对季宛宁，她的眼睛里有种非常深的恐惧和慌乱。然而她仍然能用平静的语调和更加明确的叙述告诉季宛宁：“我和一个男人做爱的场面，被人偷拍了下来，还被他敲诈。”

季宛宁目瞪口呆，愣愣地看着范丽华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2

结束和范丽华的会面时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。本来季宛宁已经有点儿不好意思再去苏阳家，但当她和苏阳通电话时，心里忽然有种非常强烈的渴望，想尽快见到苏阳，让他紧紧地抱抱自己。而苏阳在电话里，温柔地邀季宛宁去，更是让季宛宁无法拒绝。

当时苏阳的声音还是那么明朗，温和地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呢。”

这样一来，没有什么好阻止季宛宁的了。她很快乘出租车赶到了苏阳家。一进门，他们便不由自主紧紧拥抱在一起。季宛宁因为范丽华的事情，心头乱糟糟的，有几分茫然无绪。她把脸使劲儿埋进苏阳的怀里，深深嗅着苏阳身上一股淡淡的温暖的气息，情绪渐渐平复下来。



的过程中，幸福得觉得即使现在便死去，人生也不再有什么缺憾了。

一切归于平静之后，卧室里安静了好久，只有一股温热的空气在静静流淌。季宛宁软绵绵地靠在苏阳肩头，身体仿佛被抽去了筋骨，没有一丝力气。她好长时间都没有开口，后来，终于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苏阳动了动，柔声问：“累了？”

季宛宁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轻轻地叫苏阳的名字，苏阳用他那明朗的声音轻声应了。季宛宁又叫了一次，苏阳又应了。季宛宁再叫了一次，苏阳微笑着，低头吻了季宛宁一下。

“好么？”他并没有厌倦季宛宁的轻唤，而是温存地询问道。

季宛宁在苏阳肩上点头，做梦似地回答：“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”

苏阳微笑着，说：“你是记者，需要客观的陈述，不必形容。”

季宛宁笑了，张嘴轻轻咬着苏阳的肩膀。他的身材不算强壮，略显削瘦，但年轻而结实，皮肤之下一层薄薄的肌肉，手指按压时能感觉到微微的弹性。

“可是我真想形容出来。”季宛宁回忆着刚才的细节，神往地说，“这么美妙的感觉，不形容出来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“真的？你真觉得美妙么？”苏阳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并没有太多信心，认真地说，“本来我还担心不能令你感到满意。我……我并不是很懂女人。”

季宛宁轻声惊叹：“你不是在谦虚吧？你……”她感到有些羞涩，但还是鼓足勇气说下去，“你简直让我……让我



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。”

说着，季宛宁翻了个身，将后背对着苏阳。苏阳善解人意地张开手臂将季宛宁搂在怀里。她像个温顺的小猫，乖乖的，蜷缩着，身体的曲度正好与苏阳契合，整个背部与苏阳的皮肤相触，感觉非常舒适惬意。并且不必和苏阳面对面，可以帮助季宛宁克服内心的羞涩，与他谈论那个敏感的话题。

显然，苏阳也不拒绝和季宛宁讨论这个话题。他的手轻轻摩挲着季宛宁光滑细腻的皮肤，微笑着问：“我的表现真的那么好？”

季宛宁背对着苏阳，重重点头：“总之我是前所未有的好。”她狡猾地开着苏阳的玩笑，“也许对你来说，这并不是最好的表现？”

苏阳笑了，扭头亲亲季宛宁：“小坏蛋。”继而他认真地说，“说实话，我没有太多的性经验。除了她，就只有你了。”

这句话让季宛宁感到吃惊：“真的？你跟她结婚之前，就从没有和其他女孩子……来往过？”

“没有。我第一次恋爱，就是和她。后来结婚，后来又分手。再没有其他女人。”苏阳认真地回答。

“天哪，真不敢相信。”季宛宁有点儿怀疑，虽然在她和苏阳的交往过程中，已经发现苏阳是一个绝少虚言的男人。但就她所知，像苏阳这个年龄的男人们，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。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从一而终的年代了。

“你不相信我的话？”苏阳问。

季宛宁解释道：“不是不相信你的话，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。”

苏阳微笑地说：“其实没什么不好相信的。我是个微不



足道的普通男人，性格内向，不善交际，更不知道该怎样讨女人的欢心。而且我这人很胆小，和人交往的时候，害怕发展到亲密无间的程度。你看，这几乎是一种对外封闭的状况，那个事实是不是比较好理解了？”

季宛宁忍不住翻过身，看着苏阳问：“那你也害怕和我发展到亲密无间的程度？”

苏阳诚恳地看着季宛宁，想了一下，说：“坦白说，开始的时候我也有点儿害怕。不是害怕和你发展下去，而是害怕不能发展下去。”

季宛宁对苏阳的话感到不理解，微微皱起眉头。苏阳明白了她的意思，解释道：“我明白自己喜欢你，越是接触，越是希望能够深入。但我觉得……我担心你根本没把我放在心上，我知道会有很多男人喜欢你，而我是过于普通的一个……”

季宛宁觉得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一丝满足，紧接着她又为这样的念头感到几分羞愧，伸手捂住苏阳的嘴，柔声说：“可我不是这样想的。从一开始认识你，只要和你在一起，我就有种安全感，而且觉得很轻松，总是感到高兴。你对自己的评价太低了，你所以看起来显得普通，是因为你所有的优点都埋在深处了。”

苏阳因为季宛宁的话，眼睛变得更明亮了：“你不是在安慰我吧？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，而且还埋在深处。”

季宛宁忽然顽皮地笑了，伸手去摸了摸苏阳的某个部位，戏谑地说：“难道这个不算是优点之一么？”

他们亲密地吻了对方一会儿，忽然听见季宛宁的肚子咕噜噜叫了起来。晚上范丽华一直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，根本没想到吃饭这回事。而季宛宁也跟着挨饿，后来到了苏阳家，





得报警啊！”

范丽华的表情几乎有些木然，慢慢地摇着头，说：“不行，绝对不行。”

季宛宁这时才忽然想到，她还不知道那个被偷拍的男人是谁。她小心地问：“那个人是……”

范丽华的眼泪流了出来，在路灯黯淡的光线下，她的脸显得比平时苍老了十岁。

“你认识他。”范丽华轻声说，“是高山。”

季宛宁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不要显得过分惊讶。高山是政府公务员，并且在颇为重要的部门担任处长职务。前两年季宛宁因为一个采访认识了他，有过一些来往，但并不深入。大约半年前，季宛宁和范丽华在外吃饭时遇见了高山，经季宛宁介绍，范丽华和高山才算认识。之后，季宛宁便再也没有和高山见过面，倒是有一两次，听范丽华在电话里说和高山一起喝过茶，但季宛宁并没有往深处去想。

没想到他们之间竟然会出这样的事情！

季宛宁神思恍惚，她记起来，高山只有三十五六岁的年龄，比范丽华小六七岁。而且在季宛宁的印象中，高山无论是外貌还是谈吐，都没有什么令她感到特别的地方。而范丽华呢，和丈夫杨建国结婚将近二十年，女儿杨春已经十七岁。他们夫妻两人的感情似乎一直称得上和睦，范丽华也从未在季宛宁面前流露过对家庭的不满。并且范丽华的为人，季宛宁也颇多了解，知道范丽华从来都是自重自爱的女人，有些观念甚至算得上陈腐保守。她在事业上能够发展到这一步，既要保护好自己之女人之躯，又要赢得所需的利益，实在付出了太多的努力。

正是因此，季宛宁的头脑总有些转不过弯来，想像不出



范丽华竟然会和高山在一起，而且被人偷拍了录像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怔了半天，季宛宁问道：“那他现在知道么？”

范丽华垂下头，无力地点了点。

季宛宁又问：“他怎么说？”

范丽华没有马上回答，头深深低着，看不清她的表情，但很快季宛宁听到压抑的啜泣声，隐约猜到了答案。

“他不同意报警是吗？”季宛宁轻声问。

范丽华点头，声音仿佛从很深的地方传上来：“一旦报警，我们都是身败名裂。”

是的。这个结果，季宛宁也能预料。以前她在报社曾跑过政法口子，对公安系统的情况稍有了解，也有几个公安部门的朋友。她知道以现在公安的侦破能力，想认真查破一桩敲诈勒索案的话，并非什么难事。可正像范丽华所说，一旦报了警，公安机关真的侦破了案件，追查出犯罪嫌疑人，对范丽华和高山来说，面临的必然是家庭事业的双重毁灭。

季宛宁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“你们……是在哪儿被拍到的？”

范丽华抬起头，却无法直接面对季宛宁，而是将脸转向公园的黑暗角落：“看来是在……看来是在我们租的房子里。”

季宛宁已经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了。她尽可能平静地问：“范姐，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范丽华沉默片刻，轻声回答：“已经快半年了。”

半年……他们两人认识也不过才半年吧。季宛宁暗想，叹了口气，轻声说：“高山……他值得你这样做么？”

这回，范丽华转过头来看着季宛宁，脸上有种肃穆庄重



的表情。她一字一字地回答季宛宁：“宛宁，你可能不明白我的感受。但我得告诉你，我这么做是值得的。因为他让我真正体验到身为女人的快乐。”

这句话，瞬间击中了季宛宁的某根神经。她的脑海中刷地闪现出头一天自己和苏阳在一起的场面，以及那种令她几乎失去理智的快感。虽然季宛宁还不清楚范丽华所说的究竟意味着什么，但她突然间就对眼前这个憔悴焦虑的大姐产生了同情。

季宛宁叹了口气，说：“算了，现在说这个也没什么意义。我们还是想想办法，看看怎么解决麻烦吧。”

范丽华沉默着，凝视着黑暗的远处。秋虫在草丛里寂寂地鸣叫着，这声音使得两个女人都陷入一种孤单无助之中。

范丽华忽然说：“其实如果这件事只关系到我个人，最多我落个身败名裂的结果，大不了回到家庭妇女的位置上吧？但现在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会儿，声音有些颤抖，“高山……他是男人，对事业、对名誉，不像我们女人这样，如果真的失去了那些，他……只要想到这个，我……我真的很怕……”

季宛宁看着范丽华，心里的同情愈发重了。她安慰范丽华：“范姐，先别太难过了。说不定我们运气好，能想出一个好办法来。”

范丽华的眼神充满感激，轻声问：“宛宁，你……真谢谢你没有轻视我……这种事儿，我本来不想……但我心里实在太憋了……”

季宛宁握住范丽华的一只手，那手冰冷冰冷，显示出主人的心情。季宛宁虽然很想再安慰范丽华几句，但又觉得那些话太没分量，还是把情况了解透了再说。

“范姐，这事儿现在除了高山，还有其他人知道么？”

